

竞争战略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

唐永胜 李薇 沈志雄

【摘要】 竞争战略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和主要对手的较量中，美国善于运用这一战略并曾收到较大成效，其中最显著的案例就是在美苏冷战中的充分运用。在美国学界和战略界的推动下，竞争战略理念在美对外战略中快速回归，也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近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与遏制的舆论动员，设置涉华议题，为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与遏制提供法律依据，并在等多个领域出手，全面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压力，甚至更多地利用台湾、香港局势的发展变化来牵制中国。面对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中国既需抓住关键也需把握全局，既要坚守底线也要进退有据，有效管控中美竞争，化解战略压力拓展战略主动；而在竞争中更须切实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筑牢战略竞争的国内基础，同时也要积极顺应世界变局，因势利导努力牵引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战略竞争 中美关系 竞争管控 制衡能力 因势利导

【作者简介】 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李薇，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沈志雄，国家国防大学安全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和大国竞争战略研究。

The Competitive Strategy and Adjustment of the US Trump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Tang Yongsheng, Li Wei, and Shen Zhixiong

Abstract: The Competitive Strategy, which helped the US gain great advantages in competition with its major rival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US foreign policy for a long time. The full use of it in the cold war with Soviet Union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case.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promo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the strategic circle, the concept of a competitive strategy is rapidly returning into the US foreign strategy, becoming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adjustment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Recently,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multi-domain actions simultaneously to strengthe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ntainment policies against China, such as mobilizing public opinion, provoking China-related issues, creating new weaponized legislation and even increasingly making use of Taiwan and Hong Kong to contain China. Under this competition situation, China must balance the

whole picture and the critical point, make proper adjustments accordingly while sticking to their bottom-line priorities. Only in this way can China relieve the pressure and gain the initiative to effectively manage competition with the US. During this course, China should make more effort in improving its capacity and level of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the domestic foundation of competition against the US. Meanwhile, China should also actively adapt itself to the changing world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situation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Key Word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a-US relationship; Competition management; Counterbalancing ability

Authors: Tang Yongsheng, Professor of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of NDU.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Li Wei, PhD Candidate of NDU.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hen Zhixio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 of NDU.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etition strategy of major powers.

2017 年底至 2018 年初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摘要》等战略文件，宣布世界回归大国战略竞争时代，还将中国确定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把与中俄的战略竞争作为美国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自此之后，美国明显加大了对华战略压力，政治上加大了对中国的诋毁和攻击，经济上实施贸易摩擦并加强高技术封锁，军事上强化地区联盟并提升“航行自由行动”力度，还在“台独”等问题上突破中美长期以来的共识。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已经全面展开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未来，美国还将采取哪些政策和行动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是影响中国未来国际环境乃至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诸多对华政策声音当中，尤为值得关注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具有明显影响的，就是主张对华实施竞争战略，沿用和创新冷战期间与苏联进行战略竞争的政策和做法，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与中国展开全方位战略竞争，以此来施加竞争成本，遏阻中国发展，对此，中国应高度重视并做好妥善应对的充分准备。

一、美国竞争战略及其主要特点

2008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与美国的战略形成鲜明对比，以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任迈克尔·曼肯恩（Michael G. Mahnken）为代表的一些战略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战略竞争阶段，但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的战略表现不佳，为赢得中美长期的战略竞争，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应该按照竞争战略逻辑，制定深思熟虑

的对华竞争战略。^①在学界的推动下，竞争战略的概念和理论在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快速回归，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时的重要理论依据。

竞争战略最早是经济和管理学领域中的概念，其重点关注“企业产品和服务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向、目标、方针及策略。企业制定竞争战略的目的就是要在市场上打造别人无可取代的地位，从而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更大发展。”^②1972年，担任兰德公司战略研究室主任的安德鲁·马歇尔撰写《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明确提出美苏处于长期战略竞争状态，为此，美国必须评估竞争的本质，明确国家目标，制定能够更加有效地与苏联竞争的战略，以成为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从而首次将经济学领域的竞争战略思想引入美国国防发展和国家安全领域。^③

1976年，已经担任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马歇尔完成了《在持久的政治军事竞争中与苏联进行军事领域竞争的战略》报告，正式提出美国应该在国防发展领域制定针对苏联的竞争战略。马歇尔撰写这份报告时，美国刚从越战泥潭中脱身，国内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国际上苏联的赶超态势越益明显。面对这种形势，马歇尔强调，美国要想摆脱颓势、赢得主动，必须制定一项基于竞争战略思维的国防发展战略，其要点应包括：制定与苏联进行长远竞争的计划并确立积极的长远目标，而不应限于思考如何应对可能的灾难性战争和“避免最坏情况”；积极发挥其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同时发现和利用对手的弱点集中发力，以牵引竞争领域，掌握竞争的主动权；通过技术创新来创造和利用竞争优势，以此来增加苏联的竞争成本，从而达到在长期竞争中战胜对手的目的。^④

马歇尔的这两份报告标志着美国竞争战略思想的形成。虽然仍然保留着经济学领域竞争战略的概念，但其目标、手段和策略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一般认为，大国战略竞争层面的竞争战略，主要指“聚焦于如何在和平时使用潜在的军事力量，即军事力量的发展、建设、部署和展示，以此来塑造竞争对手的选择，使之有利于己方的战略目标。”^⑤竞争战略“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作为过程，它是系统的战略思维方法，它着眼于通过与对手长期的军事竞争来构建和评估美国的国防战略。作为结果，它是一个行动计划或仅仅是一种指导，旨在

^① Thomas G. Mahnken, “Cost-Imposing Strategies: A Brief Primer,”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4.; Thomas G. Mahnken 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唐永胜主编：《国家竞争战略论》，时事出版社，2018年，第1页。

^③ Andrew W. Marshall, “Long-Term Competition with the Soviets: A Framework for Strategic Analysis”, April 1972, <https://www.rand.org/pubs/reports/R862.html>, accessed on November 10, 2019.

^④ Andrew W. Marshall and J.G. Roche, “Strategy for Competing with the Soviets in the Military Sector of the Continuing Political-Military Competition”, *OSD/NA paper*, July 26, 1976, A-2.

^⑤ Thomas G. Mahnken, *Competitive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7.

帮助美国在与对手的竞争中获得和维持长期的优势。”“竞争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系统、长期的战略竞争规划,使得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能够更加高效、更有效果,从而能够提升美国及其朋友和盟国的威慑力和安全。它谋求将竞争导向更加稳定且威胁较小的领域(即迫使苏联集中更多力量用于防守,而无法用来增强其进攻能力),或者苏联运行相对不那么有效的领域。”^①

按照马歇尔的设想,竞争战略的重点是在国防建设领域与苏联进行长期竞争,以此来牵引两国军备竞赛的方向,向苏联施加竞争成本,并最终拖垮苏联。正是在马歇尔竞争战略理论的启发和指导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国防部提出了专门针对苏联的“抵消战略”(Offset Strategy),试图利用美国在信息技术、隐形技术和远程精确打击技术方面的优势,开发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平台及体系,抵消苏联和华约常规部队的数量优势。^②

里根上台后开始调整对苏政策,在推回苏联扩张的同时,试图通过施加竞争成本等战略竞争的策略和手段来拖垮苏联。这项政策形成的标志是里根总统先后签署的《第3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SDD 32)和《第75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D 75)。前一份政策文件提出,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包括遏制和推回“苏联在全世界扩张其控制范围和军事存在的努力”,提高“苏联支持和利用代理人、恐怖分子和颠覆性力量的成本”,寻求机会制约苏联军费开支并削弱苏联的联盟。^③后者明确提出要“通过更加有效的竞争来遏制并逐渐改变苏联的扩张主义”;促成苏联内部的变化,使其“向更加多元化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发展”。^④

为推进实现这个政策目标,里根政府首先按照竞争战略的逻辑,加大了与苏联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与苏联进行军事竞争成为里根政府对苏战略的核心部分”^⑤。里根政府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大规模更新核常武器装备,加大在苏联边境附近的海空兵力部署和航行的力度,并推出了与苏联在太空领域进行全面竞争的“星球大战”计划,意图通过诱使苏联大幅增加

^① David J. Andre, *New Competitive Strategies Tools and Methodologies, Vol. I: Review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Competitive Strategies Initiative 1986-199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0. pp. 3-4.

^② 关于这次抵消战略的有关情况,可参见:Robert Martinage, *Toward a New Offset Strategy: Exploiting U.S. Long-Term Advantages to Restore U.S. Global 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14. pp.5-20.

^③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32,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 1982, pp.1,2, <https://www.hsdl.org/?abstract&did=462986>, accessed on November 10, 2019.

^④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75, "US Relations with the USSR", January 17, 1983.p.1.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ument/cia-rdp10m00666r000300910001-8>, accessed on November 10, 2019.

^⑤ Thomas G. Mahnke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in Williamson Murray and Richard Hart Sinnreich eds., *Successful Strategies: Triumphant in War and Peac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22.

军费，向苏联施压竞争成本来拖垮苏联。^①为了达到拖垮苏联的目的，里根政府对苏联实施的竞争战略已经超出了军事领域，扩大至政治、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其具体举措包括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极力压低国际油价、加大对苏联的技术封锁，等等。

^②综合来看，里根政府对苏战略方方面面都带有明显的竞争战略色彩。可以说，竞争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里根政府对苏战略的一项基本指导原则。

综观冷战期间尤其是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苏联实施的竞争战略，可以发现美国竞争战略有五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针对性强。强调大国战略竞争是国家实力和耐力的长期竞争，比拼的是看谁能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国家资源，为了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首先就需要明确一个主要对手，在此基础上制定与对手进行长期竞争的计划，集中国家主要战略资源与主要对手展开长期竞争。

^③

二是非对称思路。竞争战略认为，最有效的竞争在于“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强调既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更要利用对手持久的、固有的弱点，瞄准这些弱点持续发力，以给对手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大量消耗和分散对手的资源，施加竞争成本，以此确立竞争优势，并最终在长期的竞争中击败对手。^④

三是重视创新。竞争战略强调，任何国家的竞争优势都是相对的、短暂的，要想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必须持续不断地创新，创新既包括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包括作战理论、作战概念，以及机制体制、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与改革。

四是策略手段多样。竞争战略认为，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是一种连续的你来我往的互动状态，战略举措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对手是否按自己的设想作出反应。为了逼迫或诱使对手这样做，“竞争战略”强调预备各种策略和手段，形成多套组合拳向对手发力。不仅要综合使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心理等各方面的力量，还要采用制裁、欺骗甚至暗杀等手段。

^① 参见：Thomas G. Mahnke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in Williamson Murray and Richard Hart Sinnreich eds., *Successful Strategies: Triumphant in War and Peac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422-426.

^② 关于美国对苏联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竞争战略可参见：[美]彼得·施魏策尔著，殷雄译，《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还可参见：Thomas G. Mahnke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in Williamson Murray and Richard Hart Sinnreich eds., *Successful Strategies: Triumphant in War and Peac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426-431.

^③ Andrew W. Marshall and J.G. Roche, “Strategy for Competing with the Soviets in the Military Sector of the Continuing Political-Military Competition”, *OSD/NA paper*, July 26, 1976, A-2.

^④ 安德鲁·马歇尔在其报告《在持久的政治军事竞争中与苏联进行军事领域竞争的战略》中详细分析了美国与苏联在政治制度、经济、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优势和弱点。参见：Andrew W. Marshall and J.G. Roche, “Strategy for Competing with the Soviets in the Military Sector of the Continuing Political-Military Competition”, *OSD/NA paper*, July 26, 1976, A-2.

五是体系支持。全面而深入了解对手是进行有效的战略竞争的前提，美国“竞争战略”背后有一个强大评估分析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就是美国比较完备的战略评估体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净评估办公室，其对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科学评估，为美国政府制定对苏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支撑。^①

竞争战略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和所谓主要对手的较量中，美国非常善于运用这一战略并收到很大成效，其中最显著的案例就是在美苏冷战中的充分运用。从冷战结束至今，虽然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非此即彼的世界已经渐渐远去，但是在美国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工具中，竞争战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选项，在对中俄等大国的政策中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体现。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竞争战略的逻辑延展

一些美国战略学者认为，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实施的竞争战略，是美国赢得对苏冷战的重要因素。当前，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和挑战，为维护霸权地位，美国仍需对中国采取竞争战略，仿照冷战期间击败苏联的策略和手段来击败中国。发展至今，美国国内在对华战略及政策手段上并未达成共识，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受竞争战略的影响，对华政策及行动也具有明显的竞争战略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美国国内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与遏制的舆论动员。特朗普政府在其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反复强调大国战略竞争并将中国列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随后，在美国政府、智库以及主流媒体的联合宣传和推动之下，中国俨然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最主要战略挑战和最大的威胁。美国副总统彭斯更是直接用冷战期间攻击苏联的话语来诋毁中国。中美建交40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以及政府和国会之间很少在对华政策上达成共识，“但现在他们在反华问题上已经形成难得的共识。”^②一时间，是否将批评和敌视中国似乎成为了一个政治正确性问题，人们甚至担心美国面临着深陷“反华红色恐慌”的风险。

二是美国国会通过听证会、决议案和立法等方式关注涉华议题，为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与遏制提供法律依据。自2018年以来，中国成为美国国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为此，美国

^① 关于美国战略评估及美苏战略竞争相关论述可参见：Andrew Krepinevich and Barry Watts, *The Last Warrior: Andrew Marshall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American Defense Strategy*, Basic Books, 2015; Thomas G. Mahnke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toward the Soviet Union," in Williamson Murray and Richard Hart Sinnreich eds., *Successful Strategies: Triumphant in War and Peace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22.

^② David Shambaugh, "The New American Bipartisan Consensus on China Policy," Sep 21, 2018, <https://www.chinafocus.com/foreign-policy/the-new-american-bipartisan-consensus-on-china-policy>, accessed on November 10, 2019.

国会举行了大量涉华听证会，通过了多个直接干涉中国内政或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法案，包括《与台湾交往法案》《西藏旅行对等法案》《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台湾再保证法》等。

三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多个领域出手，全面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压力。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要求特朗普政府最近在 2019 年 3 月 1 日前制定一个“全政府对华战略”，强调美国将整合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力量全方位对华施加战略压力。美国兰德公司、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等多个重要智库重新炒作冷战初期由乔治凯南提出的“政治战”概念，强调“同步使用除常规战争外所有方面的国家力量，包括情报资源、构建盟国、金融工资、外交关系等来实现国家目标。”^①行动上，自 2018 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明显从多个方面加大了对我战略压力：军事上，强化地区军事联盟体系，进一步加强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大幅提升南海自由航行及台海巡航的频度和力度；经贸上，以加征关税为主要手段持续升级对华贸易战，并挥舞“长臂管辖权”，通过制裁来打击我国的高科技企业；政治上，政府高官多次公开指责和诋毁我国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对于“一带一路”，不仅无端批评和诬蔑，还通过推进“印太战略”实施对冲。

综合来看，当前美国政府对华竞争战略，既包含以往竞争战略的传统做法，也带有鲜明的特朗普色彩，至目前表现出以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全面性，从政治、经济、外交、法律、情报、心理、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开，而且政府与国会以及共和与民主两党大多情况下联合发力；二是进攻性，美国不再重视维持两国关系的稳定，而注意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积极寻找中国的弱点，主动在经贸、南海、台湾、新疆等问题上挑起和升级两国矛盾；三是极端性，表现出明显的突破底线、跨越红线倾向，选择对华政策手段时更多地考虑能否有效打击或损害中国，而很少考虑是否会产生严重后果或是否符合国际道义；四是复杂性，在对外政策的行为方式上，特朗普政府表现出强烈的“交易型”特征，经常采取“挂钩”政策。中美关系涉及的问题众多，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在台湾、南海、网络安全等诸多重要的双边问题上采取“挂钩”政策，导致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更为复杂。五是不确定性，不羁善变是特朗普实现政策目标惯常使用的策略，已经且还将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基于美国政府对华竞争战略的基本逻辑，以及特朗普本人及其政府的执政特点，可以预测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将继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在政治、经贸、外交、科技、周边等各个方面采取强硬的政策和行动，以此来对中国施加竞争压力。

军事方面，继续加大对中国军事压力的同时，引诱甚至逼迫中国加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

^①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Foreign Policy: What is ‘Political Warfar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8, 2019.

为应对中国挑战，美国政府推出并加快推进“印太战略”，以此来强化主要针对中国的地区联盟体系，同时，美国继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兵力部署，大幅提升“自由航行行动”的频率和范围，企图以日益增强的军事存在来加大对中国的战略压力。除了增加直接军事压力之外，从竞争战略角度来看，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正在引诱甚至逼迫中国与它进行军备竞赛。早在2014年11月，美国国防部就启动了“第三次抵消战略”，其抵消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俄罗斯等国不断增强的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此，美国前副国防部长罗伯·沃克直言不讳地指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目的就是，“找到抵消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优势以及其他先进技术的手段”。^①“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基本思路仍然承袭马歇尔的竞争战略，突出强调谋求竞争优势并给对手施加竞争成本，“谋求把竞争的轴线转至美国拥有重大而持久优势的领域。一项成功的抵消战略使对手当前优势贬值的同时，还增加其应对美国行动的成本，从而帮助美国建立长期的竞争优势。”^②新抵消战略实现目的的基本途径就是创新，尤其是强调研发和利用“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以此来保持和促进美国的军事能力。目前来看，其重点关注的颠覆性技术至少包括：智能无人武器系统、大数据挖掘技术、高超声速武器系统、人体机能改良技术等，涉及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多个不同领域。综合来看，“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核心就是充分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以此牵引与竞争对手在军事领域的竞争，重新构建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通过与对手长期的军事竞争向对手施加竞争成本，最终拖垮对手。虽然“第三次抵消战略”并非特朗普政府提出，但目前来看，美国国防部仍在按照“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总体思路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并借此引诱中国与其展开军事竞赛。

经贸方面，继续使用加征关税、投资限制等手段打压中国经济。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两国深刻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根本解决。特朗普政府现有政策仍将继续，包括继续动用贸易制裁要挟和“敲打”中国、加大中国对美投资的限制、推动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产业链条，以及挥舞“长臂管辖权”制裁我国企业和个人。

科技方面，美国将采取更加激烈而严厉的手段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国高技术发展看作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最前沿、最核心的挑战，科技领域的遏制和竞争已

^① Robert Work, “The Third U.S. Offset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artners and Allies”, 2015-01-28,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606641/the-third-us-offset-strategy-and-its-implications-for-partners-and-allies/>, accessed on November 10, 2019.

^② “Third Offset Technology Strategy,” Statement by Stephen Welb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merging Threats and Capabilities,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U.S. Senate. April 12, 2016, http://www.defenseinnovationmarketplace.mil/resources/Welby_041216_SASC_ETC.pdf, accessed on November 10, 2019.

经成为美国政府遏制中国的关键防线,可以预测,美国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的政策和行动将进一步升级,包括继续在知识产权领域向中国施压、不断升级对华技术封锁、进一步围堵和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以及加强中美人文和学术交流方面的限制和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必将更多地利用台湾、香港、西藏、新疆等问题牵制中国。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触碰底线、踩踏红线倾向。美国强化对台军售、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海军科研船停靠高雄港、宣布海军陆战队进驻美在台协会新馆,还派遣军舰频繁穿行海峡中线,其利用台湾问题牵制我国的意图日益明显。未来,为牵制和遏制中国,美国政府还将打出更多的“台湾牌”,包括不断以立法形式升级美国对台安全保证、进一步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以提升美台实质关系,还可能加快推进美台自由贸易协议谈判。除了台湾,在香港、西藏、新疆等问题上,美国也表现出干涉增多的明显迹象。

综合判断,美国强化战略竞争,事关其对霸权的护持,不可能轻易放手,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在短期内不会消解,未来美国还将从各个领域向中国施压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期间甚至不能排除发生严重危机事态的可能性。

三、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有关思考

面对美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中短期内中国将承受较大的压力,但在中长期则有条件不断拓展战略主动,并推动中美关系达成新的平衡。面对当前来自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竞争,中国既需抓住关键也需把握全局,既要立足现实更应瞄准未来,既要坚守底线也要进退有据,掌握斗争、需周、合作的动态平衡,有效化解和抵消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

(一) 因应世界变局,牵引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中美竞争将是一个长期互动磨合的过程,面对变化的世界,任何国家都需要在其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定位,中美两国只有实现共同进化才能找到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有效方法和途径,进而担当起大国责任。中美之间利益联系复杂,中国应多种手段并用化解两国间可能激化的冲突,而不能使用过于简单的手段或寻求过于直接的途径来解决问题。与此同时,中美也必须保持必要的战略沟通,防止严重误判的出现。在世界变局中中国也面临新的机遇,大国关系也拥有新的发展空间,即使在当前条件下,也可以前瞻性地预设中美协调合作的新框架和新议题,牵引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在根本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保持持续进步的总体态势,并能不断提升战略能力,任何国家都必须谨慎务实地处理和发展对华关系,美国也不例外。

未来中美之间矛盾上升设置导致冲突对抗的风险当然存在,但并非不可避免。中美关系发展的走向不能脱离世界局势变化的大背景,不仅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判断和选择,也取决于

中国的战略判断和选择。中国的发展不能依靠传统的权力对抗来实现。历史发展已经证明，过去的老路已经走不通，通过寻求利益增量的办法和途径才能建设性地介入国际事务，推动全球治理的发展。在变化的世界中，只有因势利导才能争取更多战略主动。

达成中美关系回归基本稳定与迫使美国对华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是未来一段时期里中国处理中美关系不可偏废的两个重要目标。而发现那些能够约束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极端发展的各种牵制因素并予以有效运用，将有利于化解中美竞争的极端化发展，促使中美关系得以沿着可预期的轨道发展。

（二）坚持底线上博弈，积极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当前，中美竞争的基本态势已经形成，并将成为中美关系的突出特征。对此需予以正视并做好充分准备。然而，竞争并不一定导致全面对抗。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也因该是美国现实的利益需求。一方面，针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必须进行针锋相对斗争，不断提升战略制衡能力，维持中美关系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也应该注重加强中美竞争管控，把握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与走向。大国竞争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单行线。

竞争管控并不是一味退让。针对美国的战略调整，要善于在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坚定决心、维护底线，开展底线上的博弈。竞争战略强调瞄准对手的弱点持续发力，在特朗普政府把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看作我国的一大“软肋”，企图利用这些分裂势力向我施加竞争压力。这些问题都关系我国家核心利益，在这些问题上必须做好与美国进行坚决斗争的准备，旗帜鲜明地展示决心，坚守必须维护的国家利益。

现实也要求积极管控军事领域的竞争，避免竞争失控与可能的严重冲突，进而不断创造条件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发展，军事领域的互动和较量将更加频繁，构建成熟健康稳定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对于防止两国因误解、误判和误算而导致的冲突，加强两军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互信，缓解业已加剧的中美安全困境，管理两国战略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三）建设性经略周边，打造和谐稳定的安全依托。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必然反映到中国周边，实际近年周边形势的变化已经成为战略竞争的重要风向标。中美长期竞争难以避免，对于中国，打造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和发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就更具重大的支撑意义。为此，应更科学地筹划对外战略布局和周边外交，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巩固战略依托。

周边国家众多且国情多样，这无疑加大了经营的难度，也被许多人视为我地缘条件的一个天然劣势。但另一方面，中国发展进步势头强劲，对周边的影响将越来越趋于显著，中国

已成为周边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具有持久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涵义,相邻国家多由此就有条件转化为对外关系得天独厚的战略资源和地缘优势。如果周边国家加强与中国的密切联系必将得到成倍的收益,反之也将遭受成倍的损失。这是地缘政治规律的反映,在当前国际背景下,远交近攻已经不合时宜。只要注重战略运筹,坚持合作共赢的地区政策,中国经营周边将会取得日益丰硕成果,周边关系将形成中国安全与发展的有利而持久的地缘依托,“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最终也将产生巨大的效应和吸引力。当前全球经济依然存在潜在和现实的风险,国际经济体系的危机扩散传导机制有可能使未来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国家面临更大的经济困难,只有加强合作,亚洲才有更好前景,这其中我对外部经济冲击的缓冲和抵消作用具有作为的广阔空间。

现实要求中国采取更加务实而灵活的周边政策,牵引地区局势不断向有序可预期方向发展。一方面,强化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和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交流联系,通过协调融合、对外援助等方式增进相互之间战略互信,尽可能避免由于战略误判而引发摩擦乃至冲突升级,使相关国家更多地感受到由于中国的繁荣与强大所能带来的收益,而不是所谓的威胁。另一方面,牢固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积极参与地区经济和安全事务,维护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与此相关联,也须在坚持和平发展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对那些对中国主权权益的蚕食、侵犯行为,也须予以有效防范和坚决遏止。

(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筑牢战略竞争的国内基础。美国挑起战略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迟滞和阻遏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中国不应被美国“带节奏”而迷失方向,要在积极应对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内向内省,反求诸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是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前提,立足于自身的稳步发展,本身就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竞争的最强底牌。作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弱势方,中国现阶段仍处于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进程中,而这一过程不会很快结束,并且中国在未来也将面临今天美国同样的来自全球化的挑战,如果中国仍然高度依赖对外贸易、投资、技术转让和国外能源供给,随之而来的必然会是对日益扩展的全球化的高度敏感和无法承受与之脱钩的代价。一个多世纪以来,还不曾有过后进大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先例,中国也不应低估未来发展进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在当前仍然缺少结构性资源并受到国际体系惯性制约的情况下,中国不应急于求成,不应以百米的速度和心态去跑马拉松,而是要审慎地积极进取,致力于自身稳定繁荣和进步,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动力,以应对战略竞争倒逼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只有以高度的耐心和毅力与对手长久博弈,并在这

一过程中不断取长补短,优化“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才能不断积累持久竞争的资源 and 优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尤其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否则将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因此,最为首要的就是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①应在完善体制机制和发展环境上下功夫,从工具理性层面大力加强制度建设,从价值理性层面大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尤其要将法治建设作为制度建设的基石和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下大力气抓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协调好促进发展和稳定民生的关系,继续推进国内社会变革,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以加强执政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辐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有效运行,提升“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在提升自身实力上,中国应加大战略核心技术的投入,扭转在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以免再次与技术变革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在未来的战略竞争中处于无法逆转的劣势。尤其是要体系化推进人才、体制、资金、政策、成果转化等多个环节,尽快形成战略核心技术培育生态链,在芯片等急需领域和可以带来优劣势转换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进行攻关,尽快缩小在这一领域存在的差距。在此基础上,加快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稳妥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有效减少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确保中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平衡地发展。要尽最大努力规避金融风险,加快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合理减少美元资产;健全和完善金融管理机制,防范热钱冲击,强化外汇的战略性运用;积极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尤其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刺激对人民币的需求,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发展模式的完善和创新构成提升战略能力的国内基础和条件,并将为参与和赢得国际竞争提供必要的支撑。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228/c1001-29840239.html>, 上网时间: 2018-02-28,